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

元 王沂 撰

記

三在軒記

傅氏世為燕人字夢巖者侍其親官京師日從大夫士問道德性命之說孜孜不倦侍講揭公取曾子之言扁其燕處之所曰三在問義於余余曰已之德未易明也民之德未易新也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難而况乎止

於至善乎至善者能盡乎天之道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人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有間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蓋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余嘗攷諸在之義矣陰與陽在天者也柔與剛在地者也四端萬善在人者也曾子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之義可知矣惟皇降衷在天者也克己復禮

在人者也天下歸仁非所謂新民之謂歟三在之所謂始終本末者不在茲乎抑先聖之言有云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子也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乎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力焉則將見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傳曰顧諟天之明命子也勉之盍亦思所謂三在歟

### 樂山亭記

西山臨林慮望之隱然猶卧龍首尾蟠屈踰百里佛老

氏之宮鱗次其上下而瓊詭殊絕之狀惟龍泉為甲即龍泉以望諸山靡迤蔓延或見或否而巔金聳秀拔立而不可掩蔽者惟僊巖為然即巖之前有亭巋然則道人高道崇燕居之地也即亭以望山之岫若鑿者峩若蹲者軒若奔者立若人者卧若獸者絡繹若士騎者巔崖秀壑若近若遠若倚若附若突然而出有恃者若侵尋而却有畏者雲繞而鳥跡妬秀而競奇伏光晷薄星辰晦明變化以效履舄之下與夫浮圖僊宮傑屋嶢榭

金碧明滅照耀巖谷故墟荒落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歷歷可指者皆放乎衽席之間道崇日與其游焚香鼓琴嘯歌吟咏其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不見其非吾樂也故名曰樂山而求記於余余曰道崇可謂賢矣士大夫桎梏於弁冕係累於塵垢者知山之可樂而弗能得薪人野老出耕入息老身長子而不知其可樂今君不特知其可樂而又得其可樂道崇可謂賢矣故余為之書

陸渾山水記

賁渾何以名古人畿於周遷於秦晉縣於漢迄唐隸河南宋始并為州今距州治四十里有地隆然而起者曰陸渾之故迹也豈信然耶蓋莫得而考也賁渾山水名天下尚矣道伊陽而東馳二十五里遵衍隰而行未見也畎澗墟曲遞迤起伏磧篁老木蒼翠離陸雜英青葛蔥麌蒙絡棘樊荆扉鷄犬鳴吠牧豎饁婦提携抱負使人欣然以喜恍然若有遇殆比於桃源之探仇池之溯又東二十里有岡蜿蜒而行尤難登其上羣山齒聳蟬

蝮靡迤曇絡青環玉玦拱鄉森列蒼顏秀璧迅馳拔立  
或斷或續或見或否若立若倚若仆若鬪效奇姤危挾  
壯分秀杉檣檮檜轡附麗簷嘗碧鮮冥途薈蔚嵐霏  
炊烟混隱迭見樵斧禽響若近若遠烟樹點蘚莽蒼無  
際目極可喜其下則長伊帶馬其水清瀉重洲小渚綺  
錯棊布金沙玉礫璀璨相射沙平流漫風微響遠水石  
相搏噌吶間錯溪獸沙禽戲閣浮深蘆灘漁石輕蓑短  
棹呼之不來追之不及但聞擊音延緣葦間疑古之逸

民擯落不還者也遊於茲者使人遠聲光遺智力飄飄然有高舉長往之想清吟孤嘯不知日之既夕若乃訪胡昭之所從遁弔紫芝之故隱何遺風餘烈雖遠而未泯惜乎予生千載之後不獲同幽尋而分奇勝雖山空月明風清鶴唳豈無飈車羽輪之士相視而笑嘉千載之後而有斯人追余之踐履也邪

為廣陵玄妙觀王法師明道堂記

明道洞文純素法師王君既主廣陵之玄妙觀即其

處為堂扁曰明道計工賦財一出已貲至正辛巳始事  
至癸未之春落成而雄麗靖深金碧相照像設之嚴香  
火瓜華之奉悉具書來京師請余記余聞莊周氏悲夫  
後世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迺序墨翟禽滑釐宋鉗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而至於關  
尹老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  
表以空虛毀萬物為實夫豈有待乎外哉太史公序六  
家之要指於道家亦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

萬物而已又豈有待乎外哉噫二子之言何其相似也  
豈其宗乎黃老者本乎清淨無為而已耶余嘗考諸五  
千文矣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該其義宏以肆夫豈  
有外乎此哉及降而為熊經鳥伸餐霞服日之法流而  
為禁祝禱祈符籙燒煉之方是豈黃帝老子蒙莊之旨  
乎噫術益熾則道益漓獨黃老乎哉學道之士蓋亦返  
其本矣廣陵當東南之衝舟航之經緯輪蹄之摩擊冠  
蓋之低昂重裝蓄貲之往來塵相及而袂相接也登斯

堂者亦有洒然而醒超然而悟屏好惡而忘得喪者邪  
羽衣黃冠之流抑又有求所謂清靜無為之旨如蒙莊  
太史公所指者耶初大宗師吳公命文明中正常應法  
師董宇定與王君主是觀董君從其師祝釐上方而王  
君為之也三清有殿帝君有祠壇以接靈室以藏經翼  
以兩廡表以三門皆易其腐斷而新之而觀始具可謂  
勞而有成者哉紀其顛末以示久遠固宜王君名仁溥  
自號澹淵既為之書且繫以詞俾步虛者歌焉曰域中

有物誰能名孕乾育坤陶萬形猶龍得之以為經其祠  
孰主維三清天帝列真地羣靈霞冠羽扇儼列星仙翁  
鵠立衣雪明雲車飈馭霓為旌陰風慘淡從將兵獻祇  
瀆鬼羅拜迎眈眈其堂殖殖庭塗金間碧光晶熒羽衣  
翩翩環珮鳴採掇日月吞華精飄搖八極道合并金芝  
九莖甘露零五兵不試百穀成泰階六符萬國平

王右軍祠堂記

蕺山距越城西六里晉永和中右軍王羲之嘗居焉

或曰戒珠寺其遺址也寺有池窪然而左右一淨若鑑  
一渟若黛蓄或曰觀鵝墨池之故迹也其果然邪晉距  
今幾年寺之祀不絕何其久也豈愛其人而因以及其  
迹邪初右軍之去會稽內史其誓墓之辭何其悲也余  
味其言未嘗不健其決而高其志惡辱一懷祖能激哉  
述其貽殷深源書籌策江左之勢畫北伐之敗又何其  
工也此其志豈嘗須臾忘君耶亦見其不可而已也舉  
茲求旃其蟬蛻軒冕肆志丘壑有以也夫彼屑屑以懷

祖故談者亦淺乎淺矣嘻此其人何如哉會稽山川之美皆其相伴自恣樂而忘返者也登蘭亭遊雲門未嘗不想見其為人況過其祠者耶至治三年秋九月僧弗戒於火寺及祠獨歸然明年主僧訥公偕其邑之士陳翔始即其處易腐斷新昏翳且鉅書晉王右軍之祠揭於門余遊越之其堂而拜焉訥公告余曰願有述吾慕右軍之清風峻節而恨史策之陋而憐越人之不忘其恩也故并采其出處之意而記焉

法輪寺記

陸渾法輪寺僧廣安治其事事既成請於余道其先師清惠事與其寺之所以成者曰願有述初責渾之陽有庫屋數椽翳蓬蘽故惠正者居之欹穿不葺榛棘虧塞狐得以為域虺以為舍樵牧避焉居民張閨懼其起廢之艱也廻請清惠大師主焉清惠至則喜曰吾居不可以易此也遂率其徒廣接廣安剗榛與蘿墮圮補缺即其故基崇庫益狹斬材以闢之陶瓦以覆之三年有成

而穹屋負崖長軒凌虛摩椽揭棟環山而出居無幾清  
惠坐逝主者凡更四僧而至於廣安廣安惟其師重飾  
之勤顧其殿宇基高而傍羸懼風雨之或腐也乃營中  
殿峙重門翼之患其力之不給也乃持簿乞於人銖積  
寸累口節衣縮悉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二十餘  
年始迄於成屋之區如干而殿宇門寮齋庖庫廁之序  
皆足器之數如干而浮圖所用銚魚鐘鼓之編皆具其  
像自佛菩薩大士羣從衛之嚴如其法在陸渾之觀以

瓊傑稱嗚呼斯寺之興夫豈偶然也哉以廣安師弟子  
披撫積累之勞歷二十年之久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是  
其心豈有所利然也蓋殖其教者當然耳俾衣冠而儒  
者克堅其操勤其志則道之廢者振而世之治可成其  
美可勝言哉清惠嘗與山川扶宗宏教大師游禪律並  
行不相流礙廣安日講法華行願兩經以聲音作佛事  
皆傑視其流者故余樂為記之且有警也

壽聖寺記

道伊陽而西羣山坡陀蔓延泉石草木幽隱窮絕行者欣欣然而樂樂未已也哀又隨之凡七十里始得鳴臯則曠然見其為寬閒之土躡躅徜徉相顧而喜矣亦人情倦覲於其所以屢而樂得於其所未足歟鳴臯有寺曰壽聖行者至是必少休而踅適焉其南則鶴鳴諸山岑徵君之所從遁也東引貢渾房次律元紫芝之墓在焉西眺錦屏之山稜列庸附庶幾有隱君子北俯伊闕而牛僧孺嘗辱吏焉其所謂金沙灘者名在而迹莫尋

使人慷慨興起皆可採而賦也其背則倚桃山前帶順  
陽渠烟炊氣嵐混隱迷見於几席之上織文其流音如  
鳴弦秀妬工競皆效於左右故地得其勝田入之饒倍  
於他壤故宮得以侈棟宇耽耽嚴麗深穩凡所以奉養  
之物莫不皆具故徒得以集所謂經者匝千餘卷得以  
廣閱故理得以深是以環伊數百里以浮圖名者壽聖  
其甲也其構端興緒無籍圖可考識於鐘者則政和二  
年也金末廢於兵其徒法聰者能悉力以起其廢今院

主僧某又治其故而侈之迺以余友克呼景充之命疏其事請為記余謂興事為難幸而事興而後人不廢壞之尤難天下之事莫不皆然非獨浮屠氏也茲寺之廢興屢矣歷百餘年而卒復其故者是豈有數然邪亦其徒之才且智而善殖之也今夫若弟子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舉能若是則天下之事無不立其廢者無不興起而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仰成而其美可勝道哉故余既書其事而復寓其所感焉

強齋記

宋君文野將歸闢東築環堵之室於先廬之陽翳蓬藋而居焉而命之曰強謁余言其故余謂君年七十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作抑戒以自儆也君子之於道蓋終身焉不以壯耄而勤惰也此其所以自強不息也歟強有以勝人之謂也以君之博學洽聞馳騁以驚世者謂之強邪以君之廉介剛直不以一毫挫於人者謂之強邪由前則

為誇由後則為傲吾知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  
古之君子養其德之剛以勝其欲之私足乎內無待乎  
外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患難而不屈臨  
乎死生而不懼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此其所  
以為君子也邪雖然衛武公不云乎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故君子慎其獨也傳曰君子莊敬日強敬其慎  
獨之本也夫以宋君鄉道之勤進德之勇老而益壯其  
為君子之自強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之書

遊分水嶺記

洛邑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伊陽伊陽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分水嶺始余吏是邦嘗娛其意於企高涉遠伊之閑廓怪瑋可喜之觀皆我有也惟分水之勝未一到為歎延祐戊午夏余以讞囚繇汝還伊始自臨汝逕通衢而南畎澗陂阤翁勒麥氣野雉磔磔驚起於前又折西馳三十里曲道蔓延山形斗起又二里而至紫邇口從者以雨告宿道傍民家又馳二十五里山益幽泉石

益深峭棄馬徒步石齒間自山椒轉而西有山屹然矗立若覆碧玉蓋者分水嶺也其股趾盤薄占五百弓其高踰兩牛瞰其下多穹嵒詭石挾奇妬秀其產杉槠竹箭利及比壤嶺之陽有泉出焉沸沫洽漿伏出石下其左東流屈折其上林麓峭嶮不可窮其右西行紓餘沮洳亂石間激者矢集渟者黛蓄大者輪旋細者蟲鏤齧石漱沙風微響遠為溪為潭為溝為渠蓋二十五折而入於伊水惜乎閼於幽隱窮絕之地夫豈山靈善幻以

慰夫賢而辱於此者邪由嶺西南有溪介然篁篠翁鬱  
仰不見日又二里而至小青山絕壁側立千尺狀若禹  
鑿者有藤如大蚯蟠蜿其上有鳥大如鵠而黑磔然其  
鳴又馳二里而獲少平其傍大木百圍其蔭如蓋乃繫  
馬石觜披草而坐仰瞻崖壑傍矚岡陵鼻口呀而蹄股  
峙伏光景而薄星辰至於野林荒墟鷄犬鳴吠溪聲斧  
響笙簧間作若古仇池之比心搖搖有窮探幽討意高  
嘯清詠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始則霍然而疑復悟而笑

曰昔人有出守永嘉不以民事經懷徜徉山水間者有一落南荒以山林為犴獄者二者皆有累焉若余者當其杖策翩然意適忘返無伐木開道之勤濯清流挹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無悲傷憔悴之態二累之有也余既嘉登眺浮遊之勝而歎盛游之難再也於是乎書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一

元 王沂 撰

記

芳潤堂記

懷玉山之陽有溪其流清瑩秀澈橋橫焉若鱉負虹飲故其地名曰梁川背山而面溪有屋數十楹則廣信鄭伯飛燕居之堂名曰芳潤取機文賦語也堂之前有池池有亭曰若舟取易乘木舟虛也據堂之左有樓曰覽

輝取賈生所賦鳳凰覽德輝而下也伯飛田有抗稌之  
入居有山水之樂賓婚燕祭之具可給也仰有蒼翠風  
雲之變化可挹薪翁逸人之廬可指數也俯有清淺渚  
蓮汀芷之芬芳可擷文鱗縞羽之潛泳可緝而弋也蔭  
有長杉藉有豐草抗埃塈之外窮耳目之盛此伯飛有  
以遂其樂也伯飛因其游任丞良臣以圖屬余記余謂  
文以載道也王述熄六藝闢世之纊辭者涉其流不探  
其源摭其英不食其實雖敦腴鮮縛馨香可愛求其根

抵濟用則蔑如也文不適用奚以文為易之象於履險  
必曰涉川舟以濟險也古之人若賈誼陸贊以文立法  
制削强悍其於用猶舟之濟險也然士之以文華其身  
而為世用者往往蹈悔冒耻而不知止若鳳鳥者其隱  
見以道故君子取焉予與伯飛非素交也觀其堂可以  
知其學於文觀其亭可以知其志於用觀其樓可以知  
其審於出處矣若夫登臨覽觀之樂與風物之美予歸  
隱江南尚能為伯飛賦之

為范慶元芳潤堂記

昔人論作文之法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生取古人書劇讀而精思之浩乎其川流薰乎其蘭馥研索日以富則陸機所謂漱六藝之芳潤者可言矣雖然辭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其益思所以務學乎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劄莫若勵於學氣完而學淬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况其外之文乎文者技之末也河汾王氏嘗以定君子小人之分矣生可知

所擇哉范慶元問名堂之義故書此以告之

崔府君廟新垣記

須城有祠巋然宅於北郭之阜曰崔府君廟閭境有禱輒應如響民事之謹廟建於國初殿宇中峙丹碧炳煥而崇墉缺焉負販者得以憩芻牧者得以游曾不若折柳以樊吾圃也噫瀆甚矣虔奚以揭靈奚以妥哉故贈鄆城縣大夫王君汝楫懼焉迺垣以繚之伐石命工皆已貲出既成而緻密堅整截然矗然稱神之居過者加

肅非祈謝潔齋而來者不敢入其知所嚴奉者哉維神  
生著令猷歿司幽府靈實烜赫在宋特封護國顯應公  
其後陰施滋厚寵數益崇威神洋洋無所不在故牲幣  
之薦在在而是盛矣哉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今夫世之嚚子儉孫父兄之教不入禁綱之設不畏驚  
然自棄於非道拜祠下望神像則凜乎跼響之間肅然  
敬心之萌遂至不復為惡是非神之有並乎禮樂歟郡  
邑乾旱水溢螟蝗札瘥之菑雖世治吏民亦莫能免於

是有禱焉隨感而應變沴而豐易憂而喜又非有並乎  
禮樂歟幽明之理夫豈二致然則須城之民可忘鄆城  
嚴奉之心哉建廟始邑人王氏歲久其名逸鄆城既毀  
之如千年其子京畿漕運司判官德實因余遊謝君潤  
來求文廼書以志歲月時至正四年三月朔也

秘書監記

至治之世必有圖籍之藏此書省之所繇設也初太祖  
皇帝經營天下於文儒之事未遑也世皇定江南收趙

宋圖籍大儒老生之論注驗人墨客之文辭與夫荒遐  
幽絕餘欵墜刻星翁樂工兵書厯法方言地志佛老所  
傳及勝士良工繪事之精書法之妙竒絕之迹起上古  
竟宋金季莫不萃焉信乎觀物者必於其會然非至治  
之世則物亦莫能會也於戲盛哉是故官書省者皆當  
世聰明魁畧之材詎獨漸摩文學之益蓋以待上之用  
其重如此則其制度沿革可不彙而編之以明朝廷好  
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哉著作商仙翁以

賢相之孫優游冊府嘉上之厚其禮秩而欲貽法於後世也噫此其志可量也哉

有容齋記

劉彥時作堂為燕居之所既成請余曰溥也褊心有所不受狹中多所不堪懼君子之棄而淺丈夫之歸也思有以廓其量廻取諸書有容德乃大義名堂早夜以覽觀焉庶乎古者佩韋之意也余嘉其志從而告之曰今夫物之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

江海之大龜鼈魚鱉之所錯祕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  
藏之所產然受則有涯若夫天地之所以大則無得而  
損益也故自其德名之謂之寬自其寬之所居名之謂  
之容而世謂之有量量以識擴而識以學進也雖然傳  
稱黃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有  
容若此叔度之賢無以見於外者其學亦莫得而考也  
豈其資之近道而學之不講是以言論風旨無傳耶嘻  
司馬遷班固述其人言之實而書而後人猶有竊議者

叔度筆於范曄而人翕然信之豈有其實者可得而擬  
議而抱虛徇名者無得而窺也耶名者實之賓也以實  
則莫學而非道以名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莫  
知其他吾子勉之而已

礮神廟記

龍沙克呼景充甫世長千夫鳴臯山下新作礮神廟報  
功也初天兵之揃金墟宋也其先世皆有功天歷初年  
天兵戰靈溝景充甫又有功師還祭於廟告功也至順

三年十一月景充甫命其子瑪克本走京師屬沂記沂謂五兵之器皆神司之礪亦然蓋其力之所摧擊聲之所震壞光氣之所薄曜鋒及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非神能若是乎沂徃年官伊川與景充甫游最厚嘗觀其春秋教士閱習以程其能摩厲以作其氣旗旄鎧甲魚鱗雜襲士皆賈勇自獻靜如磐石動猶飄風機械便習之利步趨遲速之節悉如法其精神所會何如也其神豈不昭昭然哉故沂書其端原且綴以詩俾春秋歌以祀

焉曰他日之石規以工皷之機氣成行充風雲前驅獵  
復隆轟然電星流虛空翹關扛鼎羆與熊頭蓬衣葆履  
鋒庸較厥技兮奏厥功若泥在陶金在鎔挽槍掃影祛  
豐隆狼折其角弛厥弓崑崙已頽河不東震赫萬國罔  
不冀岳祇瀆鬼來會同義軀斯完墮克躬凱旋盪滌霧  
與紫神揚厥職士氣雄開乾闔坤鴻濛崇錫以英蕩疇  
其庸鶴鳴山高萬碧叢峩楹繪桷飾以彤神之來兮宴  
新宮靈旗天矯纏陰風神之去兮宵莫從光怪鬱律飛

長虹刑牲釀酒肴核豐鳴簫考鼓聲逢逢五兵不試衣  
不戎御勇韜力和爾容神兮妥靈雙雙中而我見獻無  
能容

題跋

御書九霄二字

臣沂忝待詔宣文閣竊觀皇上運筆之妙鸞翔鳳翥勢  
若飛動而從容法度之中及觀賜布衣臣胡震宦九霄  
二大字則知天縱之聖肆筆而成已見於居潛之日昭

回之光震宦獨先被馬可謂榮也已雖然鸞鳳冲霄必  
假羽翼曷以新豐逆旅自期哉

題治平策要

洛陽少年號為通達國體新豐逆旅若素宦於朝其書  
與策如日星之垂而江河之流也士生際盛時沐鴻化  
其可默而無言乎

題歐陽興世帖

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

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  
歐陽氏之承德襲訓者衆矣在今盛時嘗表顯眉山蘓  
叔黨之後而不聞歐陽氏之有仕者豈無其人邪抑潛  
德晦行而高不事異代之節耶元裕之壬辰雜編載安  
平都尉完顏斜烈在金季猶知尊異詎其盛世而反有  
不錄者耶則知潛德晦行者多矣今觀廬陵歐陽永叔  
所藏紹興三年錄其九世祖太平守興世省劄二通又  
與公族諸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元功游始悟東坡

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

書王麓庵帖後

麓庵先生以醇儒碩德冠映古今其志節之偉謀慮之精固非贊嘆之所可及今觀此帖筆勢低昂意象軒豁而法度森嚴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捧玩再三不勝敬歎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

題林先生訓子帖

余幼時侍先子官江南識蜀郡林君彥立其文章詩刻厲清峭斬斬然不肯蹈襲前人一言半語其遊如弘農楊載仲宏廊劉汶師魯皆敬畏之延祐間余游京師又識彥立之弟今奎章閣照磨彥廣清修好古克似其兄時彥立已捐館舍三年矣相與感嘆久之後廿餘年當至元三年正月彥廣出所錄先訓首其言淳懇切至乃知彥廣季昆克名於世克承其家者有自矣

書聚星圖後

德星之聚以賢也天人之相應如此不於朝而於州里動天象於桓靈之世何居天之佑漢甚篤也漢曷以承天耶兩家三世咸有名稱豈天之生才私於荀陳耶亦其承道漸訓不扶自直者衆耳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噫聚於州里而其美若是聚於朝則其美何如耶

題譚濟川傳後

黎獠弗安厥居席險阻之勢伺可乘之隙作兵仗合衆

為寇殺良民火官寺其情狀之可嫉者若此朝廷嘗命將出兵以難獮之汝楫以下邑一簿樹戰功則其建大將旗鼓者從可知歟身被創長子死而進擢不聞則其賞罰也又可知歟寇之益張也民之重困也固宜康誥曰殺越人於貨臂不畏死凡民罔弗憇孟子以為此不待教而誅者也噫俾人人皆汝楫則寇不足平矣若夫致其信義而單車獨行若龔遂張綱祝良之類者此難以責汝楫也

題胡古愚大拙先生傳

大拙先生扁舟江湖而不遠世以遯形曳裾王城而不  
飾智以徼名以為仕耶則操行欲蟬蛻乎流俗以為隱  
耶則文華可藻飾乎太平所謂寓巧於拙而物卒莫與  
之爭若夫氏族與字則君其問諸軒轅彌明

題宋獄空詔

書曰刑期于無刑語曰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不貴去  
刑而貴無刑不貴止訟而貴無訟也沂嘗承乏修宋史

至刑法見太祖初即位尤重用刑哀矜之詔歲輒有之  
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淳化間又置審  
刑院於禁中其重慎之如此中更衰亂而澤不熄亦其  
祖宗好生惡殺明慎用刑之效也歟而况廷尉持天下  
之平司生人之命其當時選擇之精屬任之隆宜何如  
也其能仰副欽恤之意以尊揚祖宗好生之德俾庭無  
留繫明允如張公者其賢從可知歟古語云活千人者  
其後必封吾知張氏之後其慶未涯也紹興之詔有云

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居是職者尚鑒之哉

題許將手簡後

宋南渡前士大夫例善書雖未能如蔡君謨米元章從法度中來然其天資所發往往無塵埃氣可喜也所謂女好無定姿悅目即為姝耶

題觀泉圖

毖彼泉水其清冽既出於山亦經於邱原則有坎陸

則有岐汪汪洋洋莫知所之奔壑西馳經天東注夫豈性然勢激而寓歛此消滴至於尋丈隨波同流惟海是向彼觀泉者朋簪童翠洗耳其操濯纓其心鳴雨林臻霏雪崖至時不待人圖不盡意漆園蒙莊妙契淵默君子人與果行育德養正之功有漸無已勗爾後來是之取爾

書塘烏氏碑後

余讀詩緇衣篇而後知賢者之能世其家也再觀司馬

遷表劉項方作敵士以智力自奮厥或弗類亦序建為  
侯王傳不一再或覆厥宗又以知武公父子固賢亦先  
王忠厚之澤有以成之也塘烏氏由雲中郡伯奮起西  
夏事世祖皇帝時方整六師以行天討推心膂之良寄  
爪牙之任者一遵成筭其摧堅獲魄必眠功輕重而賞  
能以此時備任使蒙褒寵則其材且能可知矣施不盡  
有以墮厥身子桓勇都尉繼以忠義自持從出征入衛  
功烈炳然則雲中之祉其後人者從可知歟客省使當

天歷初視理之逆順挺身來歸干城斬獲所向無敵第  
勞行賞眷獎優渥又非承德襲訓之力歟其子當嗣爵  
既以萬戶讓其季父又以鎮撫讓其諸弟詎特才且智  
克紹其先又以知其孝義之化行於家也其孫曾之蟬  
聯蔓衍也固宜於戲觀世臣之家則我朝之深仁厚澤  
何如哉大夫士之工聲詩者可無以繼緇衣之篇耶

書性齋說後

新安方成讀書之室翰林待制揭君彞碩扁曰性齋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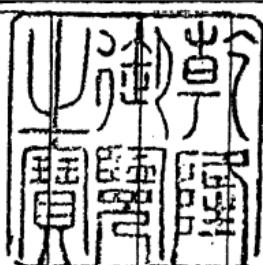
易成性存存之義也襄陰王沂述曰情者性之發性者  
心之理感而遂通者用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泉斯  
涵其動也如流迤邐或濤瀾之壅決非捧土之或止求  
復所有斯克乎已卓爾不羣萬善具備靡闕靡虧常目  
在是體立用行曰道與義其功何以卑禮崇智崇也效天  
卑也法地念茲在茲生生不已一真春融諸妄蟬蛻猗  
誰名齋新安方子敢贊一辭以廸來裔

題彭宗徐字說後

廬陵劉高仲先生名彭叔字曰宗徐且推原所以字之  
之義其說固美宗徐西江人也亦知西江有所謂南州  
高士者歟昔之人有起武子於九京弔靈均於湘沅者  
而况居其里覽其跡者歟其人去今且千載其風聲餘  
烈何如也聞之者亦可以興起矣而况慕蘭而名相如  
者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宗徐勉之則高仲  
所謂大彭氏者於是乎在

書姚許靜談圖後

姚許二公以名德之重事世祖皇帝考其平生所立始終鉅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今觀靜談遺像尚足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一時君臣之際何其盛哉二公遠矣其學術之醇議論之偉則未嘗亡也昔馮唐論頗牧之賢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孝宣以致中興此余之有望於來者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伊濱集卷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榮

謄錄監生臣章傳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二

元 王沂 撰

題跋

題胡士恭濠上藁

嗜欲熾則神疲而意昏憂患集則氣折而語陋固二者之累而求詩之工難矣哉蛻氛埃處閒曠日與逸人勝士游固無嗜欲之感遠聲光遺勢利遐想夫瀨氣之初太素之始又絕乎憂患之撓士恭得乎濠上者若此宜

其詩之工且多也由是而工之不已冒其興舍之彌章  
幽其趣韜之彌光潔其氣遠之彌芳澹其味咀之彌長  
清其韻聆之彌揚與夫柳宗元韋應物李太白陳子昂  
上下乎清都之境翶翔乎白雲之鄉士恭以是求之則  
觀魚之樂亦有合於蒙莊

書麥舟圖後

嘗讀陳履常詩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  
名義以為資未嘗不撫卷嘆息以為名言由是觀之則

冉子之請原思之辭皆非義也孟子於薛宋則受於齊則不受莫非義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堯夫累卿皆一時偉人傑士其於取與必有見於此

題孝節卷

夫有德色之子則有諱語之婦有高義之夫則有偕隱之妻劉氏之守節固偉矣亦處士之孝有以化之也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信哉而况闕睢之行流風之被乎江

漢者當何如也雖然子之致孝其親妻之弗移於夫理當然也而韓氏夫婦迺歷太史為之書噫

題獲麟圖

闢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噫

題李敬齋樂府後

余嘗觀敬齋賦鴈邱雙葉怨樂府數章於元遺山集中經緯綿密詞旨清楚似勝元作意者如黃魯直陳無已

和東坡詩前輩所謂極力以壓此老者今觀全集其語  
意渾厚絕類晏元獻父子乃知遺山附入之意有在也

題晦室

甄德修命其藏修之室曰晦而王子為之詞曰春華之  
榮湏風光以成煥其神明湏含光以貞龍蛇之蟄以藏  
身尺蠖之屈以求伸卷顏之如愚而摯之耕於有莘晦  
其名者昌晦其德者百世不忘斯聖人之所以洗心於  
密而退藏

題大學治平龜鑑後

李朝佐著

窮經將以致用者也漢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竊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進諫六經之用固不止於此然視夫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如何也余有取乎大學治平龜鑑者以此云

題歐陽公權墨迹

宋江文忠公萬里稱歐陽公權事親孝為人忠謹身如

玉澹然無世間榮利意評其文高處逼西漢其推重如此此記雖非愜意之作然憂世之心溢於言外是未易以工拙論也

書紀將軍傳後

晉州鼓城之東有封巋然相傳為漢紀將軍墓鼓城居珉紀姓者百餘家皆云將軍後蓋信然也司馬遷班固序漢之興亡有畫一策下一城皆為立傳而將軍以身殉國脫高祖於危忠義之氣到今凜然如生權懸夫運

籌游說搴旗斬將之功何霄壤之寥絕也是宜詳其胄  
出而傳之以勸忠於後世而乃附載焉繆矣雖然彼運  
籌游說搴旗斬將者雖赫然震耀於一時而泯滅無聞  
久矣將軍獨俾人稱思至今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豈其  
忠義之在人心者使然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將  
軍在之矣紀姓有仕國朝為千夫長者曰禎字天祐為  
廟以祀余既嘆史氏之陋而嘉天祐之能表顯其先也  
於是乎書

書硯北生傳後

至順間余嘗序硯北生集古印考是時生年甫三十挾此著書游京師一時賢豪知名士皆與交生負其有不肯俯首隨流俗已而歸吳中後十年余待詔宣文閣審定御府所藏珍圖名札品第甲乙諸公貴人間問海內精賞鑑可名用者余曰吳中趙仲穆與生淮南陳新甫而已既而余承乏翰林一二貴人亦相繼去而無知生者矣又三年詔修遼金宋史余言任事者曰生聞見甚

博叙事有法宜以前代陳無已故事召生而任事者復以白衣難之至是不見生十五年矣道士張一無來出吳興王蒙著硯北生傳讀之笑曰昔米元章以高世逸羣之氣而姍悔杜少陵於數百年之上豈獨為一薛少保計哉生方以圖書翰墨之樂而錙銖軒冕以湖山釣遊之適而塵壤勢利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余亦淺乎知生者矣乃補傳贊曰鼓文周篆缺莫續鐃歌漢詞亡可屬昆玉蟾肪泥視玉螭盤蠶卧紋雷縠商飄姜鷗敷

有牧瑣戈蟲魚晝狸鵠斷縑敗楮倒囊贖雜然前陳什  
襲蓄清風古意溢我目誰其樂之吳郡陸

題理千戶孝行傳後

歐陽子云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  
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  
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  
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  
觀此則知理君之孝行可尚也哉

文

謁鳴臯山三清殿文

鶴鳴之山秀而雄兮方壺蓬萊此別宮兮雲旗羽輪飄  
乘風兮烟消月出聞璇瑤兮哀此嵩民瘠而窮兮維神  
之祐助歲功兮藥疾驅癘攘螟蟲兮雨暘以時沴易豐  
兮桴鼓不鳴罔周空兮爾壽爾昌曰農工兮何以報之  
愧於中兮謁於靈宇嚴以恭兮神之惠我曷其終兮

謁木門義應侯廟文

撮土之山勺水之淵苟利於人有神司焉况於嵩高卓  
瑋拔出倫類出風雨見怪物而合於先王之典禮者耶  
維神血食比邦著於前代靈蹟昭昭攘凶拯害其式遵  
故典敢修禮謁永維靈德常祐斯民則民之事神其孰  
敢怠

謁三塗龍祠文

三塗之險實險而奇創立峩峩帶以長伊其險伊何有  
神司之神有靈蹟邦人所祇噫風震霆騰雲擴霓驕陽

以祛膏澤以施拯溺攘凶庇廕嘉枉開闔變化其功孰  
窺我民報事豈有斂思爰卜其吉鑿駕以馳爰肅我躬  
爰謁靈祠爰求民瘼匪禱我私爰以薦神神其歆之

弔鼂錯文

有漢失馭兮裂土擅强大阿倒持兮黃屋翶翔綱紀逆  
更兮弗慮弗匡馮口或啟兮胷陷劙鉛賈策之畫兮流  
涕浪浪大夫之弗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噫蹊轘之云錮  
兮俞扁深臠其旁厲鍼石以從之兮衆果竊笑其為狂

猛獸之在山兮樵採擯迹驚翻之高翔兮狐狸不食何  
大夫之忠勇兮君胡惑夫讒賊詎覆敗之是圖兮卒快  
心乎仇敵殺身之匪余戚兮哀宗社之將隳苟余心之  
無愆兮雖勤絕而奚悲嗟夫世之議大夫兮曰胡蹈殆  
而弗疑術數之自操兮斯聖人之所非身居而君將兮  
固召禍以媒譏君子之過忠兮故忍責其纖微羌余衷  
之坎坎兮獨咏嘆而長思余哀後之人兮何鞠恧而抵  
巇咸嗟卑而嘆老兮孰懼忠讜之或虧瞻馬鬚之遺封

兮聊徘徊于潁渭絰遺塵之遼絕兮涕浪浪以沾衣

贊

天衢子贊

翰林供奉李彥方自號天衢子贊曰豐下而腴有美鬚  
鬚冠服也儒春溫盈如紬金匱書直承明廬扁舟江湖  
世莫能拘彼疾其驅我車徐徐與時卷舒是為天衢

二賢贊

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既為西江彭君宗徐書仲長統樂

志論陶淵明歸去來辭宗徐弟宗建求余書其末余謂  
二賢之心迹固見於論與辭若其言行之詳有非辭與  
論所能盡者迺為二賢贊俾有以希慕云曰有漢徵士  
世居山陽策幹之敗厥聲益彰傲儂敢言或以為狂發  
憤著書其言曰昌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卜居清曠於焉  
倘佯散策平林濯纓滄浪雅操南風妙曲清商呼吸精  
和靈龜與藏猗歟先生與道翔翔有晉處士少而居貧  
州府三命不屈元纁棄官從好厚志薄身賦詩歸來寂

窯之瀆灌畦鬻蔬魚菽是勤宵盤畫憇非舟非輪抑揚  
爽朗其辭不群白璧微瑕孰云知文簞瓢屢空短褐懸  
鶴求義而義求仁而仁曰康曰患往世同塵猗歟先生  
天之逸民

王善甫畫像贊

千歲之松百鍊之鋼遇挫弗虧雖老益彊撫民也煦兮  
春陽擊強也凜然秋霜髮白顏蒼洗心退藏觀浮雲而  
一笑聊杖屨以徜徉

張淳甫像贊

洛陽張生舉拜且泣請於余曰先人以潛德晦行聞於鄉而卒窮以死舉也無似懼無以表見於世先生其哀而賜之文俾托以不朽吾小人亦與榮焉予弗獲辭為之言曰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荒唐之言至於仁者天鄙者壽賢者窮愚者達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弗謬嗚呼張君璞玉之良道弸於中而暴之以藝孝行于家而譽聞於鄉然而善不克報勤不獲祿謂天

有知何禍何福謂天無知何後之淑舉也勉旃姑務于學以求其傳庶足以發幽光於九泉古之所謂倚伏者尚可信而俟焉申包胥不云乎天定而後勝人人衆而能勝天

奎章照磨林彥廣侍儀舍人畫贊

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紫宸之班濟濟蹌蹌望之猶鳴鳳之在朝陽此其凜而清顧而長言而文神而昌直承明廬登寶繪堂者邪

遺安堂贊為李唐卿御史書

維士晦顯繇時亂治即以求安其旨有二其在於易隨時之義義猶權衡曷可錯置其在於書曰安汝止道猶規矩方圓是視三仁事殷或去或死二老歸周或用或恥是義之安以時而已君仁臣敬安在於是止慈止孝曰父與子是道之安不易萬世龐公栖遁丁漢之季豈表是依聊以避地遺安之對可施於彼表終不悟徒高其事猗歟世德醴泉仙李其承有予以文起仕既貳天

官為材御史有孫嶷嶷亦紹厥美猷故之安烏得而擬  
曰視諸道其安以此其安以此維後之祉

銘

尊已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于萬物所貴為已蹈賢軌賢由已而已惟爾從欲得  
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耻精擇  
力行一問諸理伊誰名堂猗歟朱子

先君硯銘

其厚也不反不側君子之德其潤也溫其如玉君子之澤惟其然余先君子寶焉以昌斯文之傳

碑

知宣德府王公遺愛碑

宣德郡兩京間險帶河山勢壯屏翰列聖時巡馳道所從出車傳旁午民廬阜蕃猶漢三輔歲巡幸服御供帳陪扈百官厨傳飛輓鋏屬罷軟吏既嗟喘顛汗免罪戾不暇而並緣為奸者躍躍以喜矣其鷹擊以峙威猛令

以趨辦則又民不寒而慄其有臨政而民安之既去而思之不忘者可不謂賢乎哉迺今王公既代之如千年而民著其善政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則其賢可知矣初延祐三年陝西牧弄兵朔漢皆警上都留守議時丁祁寒宜預具羊裘以待戰士既具而請其直賦宣德屬邑裘帽袴四百餘雙曩既輸而直不下已而西北解嚴歲輸不已民以故敝其資或立券舉責困不能償至鬻妻子歷十四年吏師耳目不完公曰弊有大於此

耶事首於一時權宜者曷可因於後况畿輔根本地王  
化所先民可重困也哉即下令其屬罷之既而留守司  
亦不復語所輸公代去久之徵如初時至元三年也公  
家居上京聞之歎曰夫任其事必圖其效我為政於彼  
而惠莫能終可乎且古之君子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  
吾豈宜避一時之嫌而貽其民百世之害迺析陳其顛  
末於分司御史罷之如公言於是民懼呼以手加額曰  
公德我民至矣哉且以武川劉黼之序介國子助教康

君魯瞻來請書公名敏善甫字也蔚州靈仙人早以儒  
術飾吏事嘗拜御史西臺丞珎用監同知上都留守司  
所至聲赫然今特紀其為宣武者繫以詩曰治理孰難  
厥惟王畿懦或勢回猛威禍基一弛一張惟相厥宜我  
以吾誠孰難厥施灤水之陽居庸之北睠此奧區拱翼  
都邑民物夥繁風氣淳質順時撫方布昭品式從官衛  
士羽林鷹師其來如雲其給星馳曰此常供民敢或違  
豈其誅求恒若登陴惟我王公若疾在已蠹宿弗別曷

致於理公言諄諄如裘之溫惟誠動神而況於人昔也  
五羖貴擬狐貉今也在野戢戢其角昔也紐聯婦手胼  
胝今也然膏緝毳而機民言公德我覆我育豈惟婦子  
及我牢畜博瘠蘇僵起我嘵呻公燕壽考式慰我民我  
民之思載歌載詩庸勸後人德馨似之

金匱正經合言

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三

元 王沂 撰

碑

樂平縣尹康君遺愛碑

平棘康君庭玉之尹樂平也密而不煩嚴而不苛教民  
趨農桑通溝洫以厚民生興學校以徽其俗又以其餘  
力封壇遺理傳置悉如法其識事如蓍龜操守如冰霜  
憂民務如家事衛良善如生芻不為機巧刻察而治獄

不撓曾無嚴聲惡色而吏縛不得逞里惟戶憚咸曰有惠愛於人既去官邑之里屢林野之民願伐石以紀其政以耆老閭惟寅之狀來徵文曰邑民有與大姓爭田者大姓力能動縣州吏曲文為道地民憤死其妻藉以中之逮繫者四十人獄具君求得其情民泣服釋濫繫者歲大旱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君薰祓禱羣望得雨遠近周浹變瘁為榮易憂為喜民曰君精意所致也君名國器早以明習法律推擇為吏歷官和順南宮二縣

簿故能深知民隱所立卓卓如此嗟夫理民莫近於守  
令也今凋郡敝邑相望盖能推其功惠及民者鮮也君  
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民思之不已亦難矣哉  
乃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曰樂平之郊載歌載謠  
有綽其政其聞孔昭聞也曷以宜民而已宜民曷足以  
其夷易獄訟之濫繫者充斥君來聽之髮櫛絲績時澤  
之愆我民焦然君禱而澍錫之有年遺秉栖畝困藏露  
積富我鯀焚翳君之錫原有喬松隰有豐草無壯無穉

祝君壽考式爾後來視君之為太史之辭我民之思

真定路饒陽縣主簿呂君遺愛碑頌

至元之初詔天下勸農桑興學校草弊修廢而海內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時羣下遵職惟恐在後而饒陽縣簿呂君以治行聞歲滿代去其民聚而謀曰我民之德呂君至矣顧無以自效盍以君善政刻於石乃俾邑之士尹彬張思禮走京師請余曰呂君之為饒陽也以平恕質慤為主不矜智飾名每事輒分別可否而使其政

皆由長以出以故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先是賦稅失其平民往往轉流君正稅籍墾姦蠹若疾痛嗜欲在已復其業者五千餘家歲輸米五千石武強出入圭撮若家計然於賦役度勢不可蠲除者然後第甲乙調發與民為期會如補倉廩治梁道費不煩而民不擾滹沱水嚙堤府調陞塞君賦役均更繇旬而集府歲買桑楮蘊紳給受有法無均否之弊無會集之擾凡民有訟曲直君濯手擿爪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詐誤若小過輒

誨諭遣去民有爭分財訴戶役積歲不能決君為辦之  
卒使感悟而去久之政治豪猾屏迹鰥寡遂養弛壞更  
草迺興學校建加封先聖碑與其長貳春秋釋奠以宣  
教化以故嶷然有能名部使者二千石舉其材將用矣  
而我民思之不忘公其賜之文以慰我余謂為政莫難  
於為縣也而簿為尤難凡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  
也惟其長之同則奉法之吏從而繩之不為其同而惟  
其志則為侵官為立異若呂君者不矯矯為異不翕翕

為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蓋人有所不能及  
也不為之頌則為善者何以勸焉呂君名栗字士寬世  
家中山之無極其材方嚮於用其可頌者庸詎止於是  
歟詞曰昂卑之分饒陽其邑流聞王城有偉其績曷以  
致之時維呂君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此張彼弛補刊葺  
弊庭絕滯訟濫獄無繫流亡既來君能撫之我無爾累  
爾無我欺驅我蠭賊膏我黍稷我倉既盈爾廩維億何  
以祝之福祿如茨何以昭之琢辭于碑

墓誌

元故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致仕郭君墓碣

應奉翰林致仕郭君既葬其孤汝立請于禮部尚書張公國維曰先子官次行治既載太史楊俊民幽宅之銘維墓有碣所以明著其體聲美實以飭我子孫於千萬世其辭未立敢因公請乃屬其游李濟卿以狀走京師乞文於襄陰王沂序曰君諱士文字從周其先廣寧人中徙錦州至君之大父又徙真定故今為真定人大父

諱安世載德弗耀父佑揚農政院以君故贈從仕郎真定路靈壽縣尹母傅氏贈宜人君早為部使者陳公天祥知辟揚不就已而用薦者為忻州文學揚改真定文學遷教授大都學調陝州遠安縣簿改太常寺禮儀院太祝又不就以應奉翰林從仕郎致仕卒於元統三年三月癸巳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丙午葬於真定縣栢堂原之塋以配宜人傅氏祔子一人汝立女二人長適趙祖昌次早卒孫男一女一未名也初靈壽君歿京師君

尚幼徒步往返護其喪歸哭泣無節垢塵積首見者嘆息終喪事母至孝飲藥物必經手尤刻勵就學博聞強識屬文謹繩尺於書工篆隸游於集賢學士集卷初國子司業硯堅之門而與處士默菴安某磨礪灌食以求其所至以故名出衆右其掾文學也嚴知約善教誘為學者所歸今翰林承旨許師敬時貳燕憲尤器重君其教京學也名益著論者謂君勢且顯而任事者亦意嚮尤甚君終不肯強起天曆初祭酒蔡公文淵薦君教國

子而君已老矣君為人介特樂靖退言動必度於義於  
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晚號西泉日與學士大夫講評  
以遂其好嘗考燕南河東鄉貢士其得人為多屬疾垂  
歿容止如常呼弟子李鳳理髮正冠遺言里中親疎各  
盡其意噫是豈無得而然哉用雖不盡其才而言足以  
見其志學雖不大於人而譽聞於一時其自得者壽考  
於身其有餘者以褒崇其親以流澤於後是不可無銘  
也其遺文若干卷繫銘碣上曰彼囂吾靜以守則勝彼

棘我徐以求則迂不囂不棘維學之力兆此新岡歸安  
其藏琢銘斯石過者必式

故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賀君墓碣

賀君名據德字天爵太原清源人也初試國子伴讀後  
中泰定四年進士第丙科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既滿乞外補以至順二年八月丁酉終於京師僦舍  
春秋三十三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其鄉之先塋次  
君初從今翰林侍讀學士富珠哩君學雅為故國子祭

酒宋君誠夫今國子司業謝君敬德器重其家故寒也  
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侍母以孝聞出從友朋以矩  
法自持為學勤苦旦不顙水夜不解帶翫研覆精必以  
已所自到者為是由是於場屋之文膏潤冰釋義理溢  
發既編修吏館行加修名加聞若將施之而固止之斯  
其可哀也夫初科舉行士之策名者累累智運術展於  
清資顯轍執契而取君既為館職矣天與之榮如此而  
又奪之之峻如此豈暫顯之而終蔽之是殆不可曉者

也既沒之如千年當至元之初清源縣大夫孔禮字仲  
理石以表其阡以監察御史呂君思誠幽宅之銘請文  
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  
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嗟夫吾銘不愈  
重於脫驂乎君可以無憾矣繫銘碣上曰孰夭而屈孰  
壽而伸其天其人磅礴氤氳復歸而真

承務郎南陽郊縣尹郭君墓碣

君諱泰字通甫姓郭氏其先陳留人在金季有長子夫

者逸其諱天兵定河南君之祖全集蕩析之民為百戶  
隸武宣王察罕麾下既聞即命為官長以撫其衆始徙  
家襄邑故今為襄邑人考元贈承務郎汴梁總管府推  
官母氏李贈恭人君早從舅氏故叅政李成肅公學練  
習典章律令因草損益至大間朝議修通制用薦者與  
編緝書成補中書戶部掾有能名遷河南行省掾而名  
益顯丁母憂服闋授承務郎尹南陽之鄉縣他州邑訟  
難決者部使者悉屬君已而以疾歸調監衛輝路驛不

赴以後至元戊寅閏八月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七配韋氏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榮祖國子伴讀欽祖繼祖尚幼女二人適士族君既葬之七年榮祖以穀城縣簿劉中孚之誌求文其碣曰君為人和平質簡不矜智取名其施於為政亦然至有所必行人亦莫能及也初天歷皇帝之入汴起萬夫長之罪廢者命守潼關以拒西軍而游田沉湎自恣間縱帳下惡少肆剽掠軍民沟澗如驚鹿已而潼關失守坐法下閩鄉獄其徒破械出之走鄭

縣匿逆旅舍君聞往捕左右曰彼將家子勇健多力未  
易當也盍請于大府君曰吾備位長民有罪可縱乎既  
就縛護送汴君應賞不下或勸其自陳一笑而已此行  
已居官已試者也是宜書銘曰君之為政小法必慎及其  
臨義則奮而進俾擴其施詎止于斯奚嘗其為惟後之  
詒

伯姊墓誌銘

伯姊王氏先君宣城公之女嫁東垣侍其氏為嘉議大

夫浙東廉訪使同朝之子婦侍其君通之妻笄而柔嫋  
靜約動應儀法於刀尺鍼縷不習而悟於圖史知大旨  
於孝友天得也長而擇所歸仰恭俯慈宜於家方其盛  
時中外聚指數千歲時饋祀以恭先之而恩意所逮疎戚  
如一舅歿姑老分任家政侍其君名宦未立卓越不羈  
賓客過從車騎魚貫擊鮮置醴彈絲吹竹歌舞邀放窮  
日夜不厭而家業少衰矣吾姊相以儉約納諸繩檢斥  
貨簪珥珮服奮厲營畫秩秩有序以儲以積至有田以

食有廬以居飭其子以學不倦此其德性智術非偶然  
者人皆謂宜壽而康克備成福不幸年三十八以卒嗚  
呼女如是足以知其賢又足以知吾祖考之德行於家也  
以延祐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姑孰即以其年某月  
某甲子葬于姑孰溪青山之原子男曰某嶄然有立王  
氏世家襄陰今為大梁人吾姊為金監察御史諱銳之  
曾孫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諱振之孫宣城諱宗仁  
之女為之誌者其弟沂師魯也銘曰秉是壺彝一其初

終振彼單微實保其宗在德靡虧奚報弗隆曷以告哀  
納銘新宮

鍾教授墓誌銘

客有挾五行書踵門來見曰鍾萬鍾試告以歲月時具  
道余生之辰月宿星斗而金佐之用是剏介自將不能  
俛仰俗尚謗譽相尋若素所聞見其然者余洒然異之  
問其所傳惑然曰吾先子早遊江南得李虛中學而周  
覽旁涉星歷書以翼其術推人之壽夭貴賤貧富憂樂

奇中而不失絲是名聞江淮間晚而劬躬教子萬鍾未  
及養而遽大棄之莫又無以識諸幽終天之恨也公幸  
哀而賜之銘即死無憾翌日袖繁昌縣大夫張純仁之  
述一通來授余憐其志為序曰君諱震字東叟太原人  
高祖會仕金為小官曾祖耀先祖夢熊夢熊子三人益  
成益禮益友益成始徙家浙右辟宣慰司史以歿君之  
考也初君挾其有游姑孰繁昌間一時士大夫多神其  
伎謁者浸衆君應之一以誠篤時微諷默導以救其失

晚用薦者為陰陽教授池州卒於至元二年丙子二月十五日春秋六十九娶虎林何氏子萬鍾也銘曰奚術之微奚居之卑庶乎道之為歸嗚呼鍾君其尚近之

劉宜人袁氏墓誌銘

夫人姓袁氏濮州臨清人父諱某以長者稱鄉里母李氏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東昌邱縣劉氏為從仕郎德州判官熙之配儒林郎國子助教源之母至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終京師之官舍春秋七十六即以其年某月

甲子歸葬臨清縣廣濟鎮之先兆初德州先配吳氏既  
歿子淵尚髫也夫人拊掌恩有加俾克有立及夫人有  
子今助教與淵友愛尤篤助教之幼既捐重幣求師教  
之及壯又遣至京師齒胄子于學淵悉所有以資其費  
無所斲居數年明試于有司收其科歷官州縣入列于朝  
德州與夫人皆以助教貴授封夫婦康寧壽考助教迎  
致京師食其養祿而宜人遽卒其可哀也夫助教同余  
官國學居相隣也故其子請銘不辭而銘曰子登王朝

夫老邱園謂宜百年象服魚軒胡嗇其報維祉其後維  
祚有銘萬世不朽

沈伯雋墓誌銘

君諱茂寔字伯雋其先有為齊太子家令者曰約嘗徙  
家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考又徙家錢塘今為錢  
塘人曾大父諱謙為宋承信郎監武義酒稅大父諱行  
義保義郎准備平江節制司差使考諱元龍登仕郎應  
浙漕舉君少蓄學問發為文章詩嘗往來新安方回萬

里西州史孝祥敬與之門用薦者補錄紹興儒學母病棄歸養居久之改杭儒學錄歷石門洞書院長丁父憂卒喪遷太平儒學正先是庾衆庫錢弗以豢士壹切斬嗇羸則掩取自封殖又虞暴晝得罪乃竄易為簿書他日為清饗誑士惴惴然恐戶外之屢入也君獨裕人薄已弗樹乃私能俾長者聽貳者服日從四方之客與夫鄉邑之老登蛾眉亭俯大江釀酒高會鳴絃賦詩汲汲然恐招納之弗廣恩意之弗周也以故人士舉慕鄉尊

尚之君歛然飲其德也嘻可不謂賢哉晚歸錢塘從容  
語諸子曰吾嘗築室塘栖樂其溪山吾圃樹蘭二百菊  
孤澹貞潔介然有常吾庶幾近之吾將隱矣明年君疾  
不起年五十五泰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又明年乙  
丑二月二十三日癸酉葬烏程縣崇孝鄉蘆溪之原母  
張氏娶姚氏有子二人曰黼曰黻黼包山書院長孫男  
二曰康曰庠其著述有古刀尺野人談錄視聽錄菊泉  
集姑孰橐菊泉樂府藏於家君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

守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誠有若其自況也墓期及黼以  
貴溪縣薄薛基之述來請銘故不辭而銘之曰約于身  
豐于人維篤於仁厚厥有艱厥壽克咸厥後

經歷張君墓誌銘

大梁之張氏有家江南以明法飭行顯揚行省以卒者  
孝叔有子承德襲教旨繼厥聲為嶺南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經歷以卒者諱復初中修字也少孤刻苦就學卓  
犖有大志貌魁岸嚴整不可犯嶷然善為官所居聲威

流聞居平樂易長者也初辟浙東帥府史日本賊變生倉卒噪諱白晝操利兵火官寺閩府助勦君突出白戎帥部衛兵以距敵格殺其渠賊以故不敢迫而圍竟解蓋君之勇畧如此頃之遷廣德尉不赴用舉者擢浙西道憲史繡衣使數倚決難事君治之恒若簡而有餘以材高遷行察院史尋調將仕郎知事平江府非其好不就也又辟南臺掾御史薦君練臺憲典故可以持憲一道遂超遷從仕郎經歷廣西道踰嶺冒瘴沴卒鬱林驛

時泰定元年七月甲子也享年五十八官為封傳護送  
以歸其配解氏以其年十二月甲子葬于祥符之原先  
墓次初君為吏精敏果伉發伏振弛擊姦強擿根節機  
張鍵閉靡漏毫末一時在勢者爭出氣力引挈之君亦  
慨然將有以為也而遽止於是豈非命也夫噫嘻命之  
不可空揣而材難恃以自見也久矣彼蹈汚陵巘翦翦  
以覬倖其偶得也又左睨右矚而恐失之是本何理哉  
君世為大梁人曾祖某祖某皆仕金季母氏鄂菴君游

余父子間相厚善將壘使來乞銘余故不辭而銘曰嗚呼張君胡厚其有既不申厥壽亦不昌厥後天耶其偶然耶我又何嗟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四

元 王沂 撰

行狀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繡宋武德大夫閻門宣贊舍人父塗忠翊節先生諱楨字仲實其先秦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絕人能

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侈甫冠學藝  
大成是時宋社既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  
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謚年德相與交好譽望四  
出蓋自景定咸淳間士淫於舉業以磔經破道之學橐  
籥而風聲之先生獨斬斬於流俗銳意矯復古學一切  
掃除芬葩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  
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嶷然角立文辭肆博

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興音祇異刻偽與濂洛紫陽表  
裏而涵浸渟蓄洞見根極大侈厥文閑肆雅與姑道德  
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溫麗閒淡氣質渾渾辭  
非一律橫從窈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廉  
靖自將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  
表元帥初漁陽鮮於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  
祖禹今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  
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產業基址日益以貧

而竭力致養宜寒燠具豐柔滑澣弗忍一日去左右其隙則教授學者戶屢鱗鱗然其聞言冰釋觀德心服勸飭礲溉以成厥器甚衆初用舉者起家為杭儒學錄非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致禮與相見器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閻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薄晏學士大夫咸多二公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微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省選

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平江府儒學先  
職是者轉噤吟戶厥官先生所至端矩严肃指誨裁冠  
逢接翕然知所樹立庾衆庫錢整棼剔蠹修明紀綱士  
得以勸敬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為之一變矣大抵先生  
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為已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  
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宦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  
施不足以發厥蘊然其志可知也轉徙郡文學更二十  
餘年人胥為之歎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輒

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人超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聞先生一入帝城要途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席之位以行志三釜之祿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茲益信先是有人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今平章高公時叅知政事素善先生亦風俾即署時首相目指氣使可鑠金石先生固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迺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

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  
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計簿非厥事而先生處之  
斡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既浙西  
道廉訪使者曹啟薦曰張模學完行尊鄧善之劉損齋  
傳也方朝廷崇儒術尚廉素之時宜特遷江淵儒學提  
舉以獎恬退不報先生亦以老不復言仕矣以泰定二  
年二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年六十六葬於是年三月墓  
在大慈鄉龍姥池北初宋大理少卿牟公獻號大儒讀

先生之詩嗜曰非今之所謂詩也桐江方萬里於文學少許可以昌黎有李漢紫陽有黃幹擬先生學士大夫以為俞而先生不以標望高人好獎後進一有所長輒誘厲獎藉之以故所成就累累知名嘗手江浙文柄其權衡鄉貢士得人居多嗚呼可謂醇明篤慮之君子矣生平微所嗜好顧喜爇菊嘗謂所知曰菊貞素孤潔吾庶近之因自號菊存先生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繙既歿子獻集其文章詩為學古齋藁若干卷拾遺

若干卷其披尋紬繹緝綴今古羣書類聚法制度數造  
物立器解名釋象曰格物編又如干卷讀者可以知其志  
之所存也嗚呼先生而位止於斯而年止於斯然能自  
立於不朽視夫得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醜於後者孰  
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匱容縣簿  
況之女繼室年氏子五人炬燭燭燭燠燭燠前死矣五  
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瓊杭吳某婿也其一人未嫁  
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襄陰王沂

序次其言行大畧而歸之先生季子獻噫沂言亦奚益  
於先生也然先生之歿大夫士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  
則其遺論在人多矣詎無能言君子為之著述俾信於  
天下後世哉

張君信甫行述

張君諱誠字信甫其先河中人考諱鈞金季徙家華州  
已而歸其孥河中子四人君其幼也君為人內自飭勵  
無外飾大抵於仁厚最隆也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

能致其良其治家規畫纖悉備具以故於研窮博洽之  
功未暇也然明敏異甚書一讀輒能通大旨兄三人長  
甫冠而卒次忽次仁友愛甚篤相謂曰吾等幸鍾世德  
丁日繁衍微規約何以為觀迺象唐張公藝於堂又樹  
屋以祠其先春秋舐牲省器皆不以屬子若孫俯仰齋  
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列子婦堂下申柳仲塗之訓咸  
慄然警懼已而懼然相接其兄既早世君撫其長幼千  
五百餘指咸得其宜捐重幣延師以教諸子姪入其門

尊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其視族人愛以均於衣服飲食自奉尤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饑輒發粟以救嘗學醫疾者歸之無親疎遠邇皆為之盡其術貧者或資之藥物衣食歲具豆糜食飢者恒百餘人天歷初陝西牧弄兵既渡河居民効炊朝不謀夕間里惡子席亂劫掠有掊君金帛之積者兵既定事露或勸君白有司君謝曰聚散物理之常彼先世嘗相好矣吾忍之奚以見諸地下耶卒不暴

章人以此多之其與人少合所與合不阿其意守令以  
休沐造其席問起居或詢以政治得失終不能以勢利  
及也遺戒諸子曰吾昆弟同爨無間言若等克紹吾志  
即死靡憾君享年七十四娶孫氏子三人長克謹次克  
慎早世次克寬承襲教世其家為國子伴讀孫二人曰  
某曰某克寬將以某年某月葬君於條麓之先塋泣且  
拜請於王沂曰先子有馴行潛德不克顯於世茲將乞  
銘於浙江省參政祭酒富珠哩公先生其哀而述之余曰

吾雖不與而父接觀若云則知爾父之可銘也謹序次  
如右

故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護軍魏郡公胡公行狀

維胡公系出於虞有為周陶正封陳者是為胡公其後  
曰建曰廣以勲名著漢歷魏晉宋齊梁曰質曰昭曰謙  
之曰奮曰威曰諧之曰僧佑曰頴史繼有書迄公先初  
為大梁之鄖陵人在宋金繼為顯官天兵壩汴公考提

其家渡河故今占籍相州為相之安陽人天興火剽之  
餘雖郿陵葬有塋塋有碑其文剥缺不可識而牒莫得  
而詳然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公之子侍御史以儒學  
政事顯名朝廷而胡氏遂顯矣公諱景先字彥明以子  
貴封奉訓大夫知頴再封朝請大夫同纂太常禮儀院  
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  
都尉安定郡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護軍魏郡公考諱用璋以孫貴累封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魏郡侯母祝氏贈魏郡夫人妻王  
氏贈魏郡夫人享年八十以致和元年二月六日無病  
而逝以其年五月十日甲子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祔  
以夫人王氏子二人曰彝正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曰  
規中書兵部掾女三人長適鄭某次適王某次適李某  
皆士族孫二人曰伯敬侍儀舍人曰伯壽尚幼也孫女  
二人長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次適樊某初公考禮部敏  
達有志操種藝自給以德行化鄉里隣有棗樹垂舍傍

棗熟墜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其厲志如此與人游不  
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故人莫能親疎久而後知其  
篤也居嘗愛眉山蘇氏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意  
飲不醉陶然有餘惟語遂自號曰陶然翁隱居而終祝  
夫人智識過人遠甚畜馬有夜盲者僅擅面謾市人取  
直歸以自媚夫人遽云還其直且謝曰童不以質而輒汝給  
吾不忍也公承德襲教力學不倦嘗慨然嘆曰辭親干  
祿孰若竭力以供子職屈已從人孰若隱居以遂吾志

故終身未嘗言仕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能盡其哀  
事兄有過人之行推己屬人無不致其厚兄歿待寡嫂  
岳氏亦盡禮教畜其孤厚如已子同里人有貸錢為本  
業子本相埒至數十萬貧莫能與息主責勢孔棘聲自  
縊公聞捐家貲俾償之里人泣謝持券納公所公謝火  
其券歲飢出倉實以賑其隣里鄉黨既匱又賣田繼之  
至熟衆將償公辭不受里有喪其子弱家無所有為具  
衣被棺木飯含以歛藏之經理其子尤盡恩意既長俾

有家願脩以報德公不許盜有竊其牛羊者已而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一不問人嘗具饌公食肉而甘問諸庖人庖對法以兩釜合以泥封釜中置肉火其頂趾公曰釜得無損乎味於適而器於辨吾不忍其仁厚天性然也其平居則恭謹恂恂遇人不為畦畛或欺而侮之亦不變以故鄉人皆樂其和而畏其莊其長老教子弟必以公為法曰為人如胡公足矣其孤寡饑饉之人相謂曰自胡公亡使吾無所告依其見於言行者如此王

夫人鄖陵望族性行孝謹處內外親疎之際盡其宜事  
夫能成其孝教子能成其才子官於朝豐顯矣鄉里以  
為榮而卒亦不見其喜子罷官歸或貧匱以不足於養  
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吾敢不安於命哉吾無  
待於外也其子居禮部喪甫除服匝月起而陝西行御  
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夫人春秋高以就養辭夫人止之  
曰西臺臨分省四朝廷視為重地且秦中歲凶人相食  
賢者急病而讓夷而忘父之訓耶無庸我憂也此夫人

之德見諸外者如此侍御由丞相府掾起家工部主事  
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官十轉為正奉大夫初河南歲  
大祲使請發倉以賑救者足相躡於道行省拒弗許侍  
御史時為河南省左司員外郎乃代判省牘擅發米二  
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僉河西隴北道憲也隴北道  
近邊吏往往閩畧文法乾沒無所忌侍御按姦發伏振  
擿利害窮治賦十有一人繩以法濫繫者釋八人豪大  
吏屏息累足目公曰是不可犯也部內肅然為中書右

司都事西咸僧卦釋因以被除者內侍奉旨引富民子  
坐法當死者將縱繫侍御白牢相復置之獄其為御史  
為員外郎左司也練習朝廷典章故實亦臨事明敏果  
斷引大體闊細故色和而語莊矯矯無所屈皇上入正  
大統聖朝故典錫賚親王宗臣庶官衛士金幣帛以萬  
萬計朞月間舉故典者再用事者憂之請括民閒以  
充用侍御時為戶部尚書稽內府之隱得郡縣上供之  
實與夫內帑藏積之羨不足則令鹽商入銀以準幣朝

度有法若家計然論者多之其為治書也時皇上委任  
大臣垂拱仰成而侍御振舉紀綱以闡明法度至於以  
道德勸誥傳經啟廸人望物論咸曰是堪重任者是皆  
履正蹈義所至然樹藝德善在公有不得而辭焉者公  
之壽考康寧食其祿養而侍御入則侍帷幄贊國論退  
而承顏侍膳雍容膝下可謂盛矣天之施與善人豈非  
信哉公既歿如千年皇上嘉公之能教厥子為才臣命  
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示萬世以假寵胡氏之子孫於

無窮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侍御將乞銘於御史中丞  
浚都馬公以狀來請沂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

右謹狀

哀辭

天台趙公哀辭

天台趙公岳甫遊余父子間二十年與先君交為莫逆  
於沂則師友也公既歿之二年先君捐館沂抱痛終天  
繇洛南奔喪先友彫喪殆盡公亦邈不可得矣念無以

致其良者乃為辭以哭之公諱許岳甫其字也上世為蜀人今為天台人起家以台州文學掾至年七十還政官八轉為朝列大夫職七遷為明州路治中年七十二終於家公學博而醇文宏贍而不浮與人交盡其義不隨時勢冷熱為向背行己居官一於忠厚不馳騁銜鬻以投世干顯故知之者少而公不易其意也其為溫推官時樂清縣民陳漁于海它舟貫其釣鯈陳舞秤以給之怒且鬪攫其鯈及囊衣委舟順流去陳賂遺廵徼誣

以剽劫之罪捕得掠俾自誣二人以瘦死獄具公審鞫  
知其冤即解縱其從九人治巡徼罪狀辭服民歡呼聲  
動海上以為神明公為政大概類此故所至有遺愛辭  
曰倬彼赤城仙聖所宮中流日溪屈蟠蛟龍厭材孔良  
楩楠豫章虎豹羣翟有炳其章淑靈和清扶輿委鬱萬  
物不得異人間出篤生我公有蓄弸弸既焯其襟亦宏  
厥聲寧國之治蘇僵博瘠初以詆去民實戴德于旣于  
閩有偉其蹟驅其蠭賊以殖黍稷彼疾其驅公車徐徐

世懦而恃公恬其居順退以年媚於林泉身焉逍遙秀  
眉蒼顛嘯歌偃側世無不得子孫順慈化其餘澤既壽  
而康亦熾而昌君子之祥邦家之光彼天如何不俾百  
年馬龍峩峩日溪之阡日溪茫茫公豈其藏乘雲跨箕  
至於帝旁嗚呼天乎既喪吾父又奪夫子撫膺痛哭念  
我何恃穹穹厚厚有時而毀余心之哀其何能已

祭文

祭魯子翬參政文

嗚呼天於斯文忍斲喪之胡為哲人相繼而萎多士何以為繩衡天下何以為蓍龜此學士大夫所失聲而驚呼涕泣而歎歟嗚呼惟公氣虹霓而捲冰雪學河海而文星斗取之既博而成之粹養之以深而稟之厚故其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進位於朝則鳴鳳之儀講道於家則洪鐘之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材而獨誘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苔秀流蘋藻以筆韻潔忝稷而饋餧文章之選禮樂之司師氏之位侍從之躋既耀

其華厥聲亦馳或阻為崖或巧為機公坦其衷不見瑕  
疵有窵其勢有赫其威非義所在公不詭隨至於弛張  
有時進退有義何堂堂而山立忽星隕而飈逝嗚呼維  
公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耶凡我同朝矧曰同志  
契闊山川阻親含襚終天永訣寓此薄殮

